



憾——这个小目标从一开始就无法实现。1998年12月，尚未升空的日本“希望号”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——阀门故障，导致推进剂损失。如果照常发射的话，航天器没有足够的加速度到达它的计划轨道。

带着先天不足，日本“希望号”还是升空了。此后，由于地面控制室的两次变轨失误，导致日本“希望号”耗费了比原计划更多的推进剂。在一度失联又重回视线后，2003年12月9日，日本“希望号”的主推进器发生故障，终究功亏一篑。

日本“希望号”看似命途多舛，然而，其与苏联当年十余次发射几乎没有一次成功相比，并非最为悲催。可有自1998年开始直至2003年结束的这段失败旅程之后，日本却很长时间没有再起独立的火星探测计划。

## 受美国掣肘，梦想仅限于梦中

许多日本孩子有宇航之梦。甚至对遥远的太空有迷幻般的认识。这些梦想通过《恐龙特急克塞号》《宇宙超人奥特曼》云云，得以发泄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甚至日本的一些成年人也对电视上的这些动画节目颇感兴趣。由于当时日本企业的工作压力大，下班后，回家看几集惊悚的与外太空有关的幻想性的节目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洗把澡睡觉，成为许多上班族的减压手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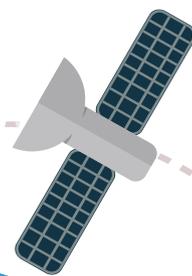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真若去追寻现实中的太空梦，日本却力有不逮。在航空领域，日本曾以美制F-16战斗机为蓝本，发展出日本F-2战斗机。许多方面，F-2战斗机已经超越了F-16。三菱重工甚至拿出了F-2战斗机的鸭翼版本。然而，这一对海、对陆有较强攻击能力的F-2改进版，最终胎死腹中——美国对日本方面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，逼迫其让步。最终的结果是——日本自卫队只能继续购买被美国方面“拔掉了进攻牙齿”的美制战斗机。在航天领域，同样如此。当日本版“希望号”希望破灭以后，美国屡屡邀请日本参与美国项目。但有时候，又突然撤换日本宇航员。原计划2020年登上国际空间站的日本宇航员星出彰彦，就于2019年10月突然遭到美国国家航天局（NASA）撤换。

眼巴巴希望在太空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助威的星出彰彦，只能让梦想在睡梦中实现了。如今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索性东京奥运会也不会于2020年举行。对于星出彰彦来说，来年他是否有机会重续旧梦呢？目前看，他的同胞野口聪一也许比他幸运——野口将搭乘太空探索公司（Space X）的“龙”（Crew Dragon）飞船，于8月份飞上太空。



阿联酋“希望号”火星探测器发布会。

对于NASA来说，目前与日本合作，最大的诱因是日本愿意掏钱。2017年6月，美国曾经提出与俄罗斯、欧洲和日本共同打造“深空通道”的火星探测构想。当时美国号称经费缺额达10万亿日元（约6000亿元人民币），希望日本掏腰包。日本会津大学副教授寺园淳当时就分析称，由于火星探索成功率低，即使以美国来说，也觉得花费太过，才拉日本入局。寺园淳认为，日本宇宙开发只强调在太空领域“刷存在感”，跟着美国走，是一种心理虚荣。而今年，当日本实打实地用H-IIA运载火箭发射阿联酋的“希望号”时，仍表现出了其一贯的雄心与无奈——有能力将他国探测器往火星送，是一种能力的表现；可眼看着美、中都能将本国的火星探测器、火星车送往火星，只有推力小得多的H-IIA火箭，且要看美国眼色的日本，希望2024年再发射本国火星探测器，依旧是一种无奈的表现……



当时美国号称经费缺额达 **10** 万亿日元  
(约 6000 亿元人民币)，希望日本掏腰包。